DOI:10.13288/j.11-2166/r.1987.03.039

而通之于百千变证、百千方治"，于是著《伤寒百十三方发明》，"乃复就《尚论》所定仲景伤寒原文之编次，另成一帙附行"。

以抄本《伤寒方论》与徐氏原书对照，见内容相同而略有出入。其异处有三：一、诸方排列次序不同。徐文基本上是以《尚论》篇次为序，抄本则遵王子接《古方选注》之次，亦分作和剂、寒剂、温剂、汗剂、吐剂、下剂六类，惟人参四逆汤和通脉四逆加猪胆汁汤二方次序与王氏稍异。二、抄本缺桂枝加厚朴杏仁汤一方，其卷首有"张仲景百十三方，王子接少选桂枝朴杏汤"语，故抄本总方数为112首。三、抄本在部分方下增抄了成无己《注解伤寒论》的注语，且理中、真武、小青龙、四逆散等方加减法的注语也是抄自成氏。这些注语，大多附于徐论之后，也有个别缀于方名之下，有的标明"成无己曰"，有的未予标明，有些则是将成注略为简化。

综上可知，此抄本源自徐彬而抄于王子接之后。徐氏《伤寒百十三方发明》系研究《伤寒论》方剂的专著，颇有发挥，昔张遂辰赞曰："虽大旨一本新建喻先生，而比类辨症，条晰井井，茧抽刃豁，则自先生独得。"该书解放后尚未重刊，但据中医古籍出版社所影之抄本，亦可见其风貌。

北京中医学院　高　飞

曲解古人意　何曾期子云

明代著名医学家张景岳之《类经·序》被公认为历代医著序文中不可多得的佳作。因此，各医古文教材中均收载。笔者反复诵读，深受启迪。但感到对原文"后世有子云其悯余劳而锡之斤正焉"的句读、释义和语译，似乎欠当，颇有商榷之必要。

对本句的句读，各教材均为"后世有子云其悯余劳而锡之斤正焉"。以全国医古文函授教材第三分册(贵州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一版)为例，其释义为"子云即扬雄，西汉著名辞赋家、哲学家、语言学家。著作有《太玄》、《方言》等。"语译为"后代有扬子云这样的人，如果怜惜我的劳动成果而给予指正"。众所周知，扬雄并非医学家，怎能对医学著作妄加评论，"而锡之斤正"呢？况且历代杰出的医学家为数众多，景岳何必舍此而求诸"扬雄"等轩岐之学的门外汉？因此，笔者认为正确的断句应是："后世有子，云其悯余劳而锡之斤正焉"。"子"应释为老师，有道德学问的人；"云"应释为说。语译为"后代有道德学问的人，说他怜悯我的辛劳而给予指正"，才是符合景岳本意的。

青岛自行车工业公司大飞轮厂保健站　韩济中

略谈行针与得气

行针是从持针到出针的操作过程；得气是"气至病所"和要求气达到的目的。

一、心手合一的持针进针　在持针时，医生必须心神安静。先用左手固定进针部位，使其不要移动，然后循按经穴，揣出准确穴位，分拨妨碍进针的肌腱、血管等，以确定进针的方向和深浅；右手持针直下，不可偏左偏右，进针要从容稳准，防止肌肉缠针；更要两手配合，稳重坚实。心神专一的操作并观察病人的表情，这样不但能体会针下气至冲动的快慢、强弱和感传的近远，还可防止事故。

二、针下气至的邪气与正气　《灵枢·终始》篇说："邪气来也，紧而疾，谷气来也，徐而和。"邪气在针下的表现"紧"，是来势紧迫而匆促；"疾"是动态急速而迅疾，即针下突然紧涩，肌肉缠针或感应一闪即无，这就是邪气。谷气包括营卫。"营气"即水谷之精气。营行脉中，徐和柔匀，即针下"指端搏动感"连续出现的现象。"卫气"即水谷之悍气。卫行脉外，慓悍滑利，疾而不紧，滑而不涩，如动脉之状，感应缓和，时间持久，这就是经气("正气")。以上必须心手合一地在长期临床实践中细心体会。

三、经气已至勿失良机　《灵枢·邪气藏府病形》篇说："中气穴，则针游于巷"。指出针刺的作用，关键在于刺中了经穴，尽快得气并使感应沿着经脉循行线扩散传导。医生应根据病人的体质、营养、精神等来掌握病人的气血虚实、邪正盛衰等情况，其变动是离不开穴位空窍的。空窍中气血、神气的活动，是至清至静而微妙的，当针下有了得气感，就要精细地注意气之往来，才不致错过用手法的时机。谨守气之来往，及时进行补泻，不能错过毫发之隙；不懂病机道理的，针下气已至，到了应补泻之时，而不能及时运用手法，等于箭已上弦，当射而不发。用针治病，必须知道针下气之往来盛衰，及时进行补泻，才能手到病除。但人的气血、体质各不相同，所以针下的感应也不一致。或针刚刺入即有感应；或感应与针适时而至；或出针后始有感应；或经过数次针后，感应才逐渐产生。

根据病情需要，得气后施以补泻手法，才能达到"补虚泻实"的效果，同时在患者有舒适感应时"守气"，并做到需要多长时间，就使气保持多长时间，这是针刺手法与取得疗效的关键。所以古人把能"守气"者称为"上工"。

甘肃中医学院　郑魁山

(C)1994-2021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. All rights reserved.　http://www.cnki.net